

## 新闻段落略论

许清茂

段落既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又是文章学研究的对象。我国以往的研究较多地探讨段落的内部构造和段落之间的彼此联系,基本上没有摆脱“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sup>①</sup>，“因字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的窠臼,即由分到总,组词成句,连句成段,缀段成篇。

六十年代后期在许多国家出现的篇章语言学认为,篇章中语言是受篇章制约的,因此研究语言不仅要研究由分到总,而且要研究由总到分,就是从篇章向下研究,因为文章中的章、段、句、词、字是受篇章制约的。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应当在继续研究“组段”的同时,着力研究“划段”,从文章整体的高度考虑如何切分段落,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图。

新闻文体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我们应当充分注意这种文体的特点对新闻段落划分的影响。本文侧重谈谈新闻段落的划分,以期引起这方面的讨论。

### 重视段落划分 改进新闻文风

新的时代必然产生新的文风。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新闻文风也必须有新的发展。而加强新闻段落的研究,改变当前新闻段落划分不受重视的状况,正是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

长期以来,新闻段落的研究栖息于新闻写作与新闻语言研究之间的夹缝中,几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专门的研究文章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在一些新闻写作的论著中很少谈到新闻段落的划分。有的甚至断然说,“新闻(消息)一般分为三段或四段”。更有甚者,把“根据作者自己的习惯”,也做为划分段落的一条原则来加以介绍。于是在我们报纸上,不分段的新闻有之,全篇仅有两段者有之,三段式的新闻几乎天天见面,臃肿庞杂的段落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和清新活泼的新闻文风格格不入。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是社会主义文风的三个基本特征。努力使我们的新闻报道具有这些特征,就必须进一步重视新闻段落的划分。从语言的角度看,新闻中的用字、组词、造句,都必须放到段落中去判断是否具有这“三性”。对段落的研究,其重要性不亚于对句子的研究。从篇章的角度看,段落是构成文章的最小单位,读者是通过段落来把握文章的层次,理解文章的内容的。随意切分段落,文章的“三性”就会被大大削弱,内容的表达自然受到影响。前不久有一条大兴安岭火灾事故责任者受处理的消息,<sup>②</sup>经调查不少读者看了以后,竟没有发现其中对玩忽职守的17名干部进行法办的重要事实。因为它淹没于该文第三段近400字的其他材料之中。这样安排段落,就使严肃法

纪，反对官僚主义的主题没能突出。

当前我们要进一步改进新闻文风，就要继续强调为读者着想，为宣传效果着想。我们提倡绞尽脑汁推敲新闻段落的设置，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读者看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往往是粗粗看一看，大略地扫过去。没有一个读者是从头至尾逐版、逐条、逐段、逐句依次阅读下去的。段落设置得好，就有助于读者尽快地理解文章的内容。

也许有人以为我国古今许多优秀文章并无分段，就是新闻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也大有不分段落的。但这丝毫不能做为我们忽视段落设置的借口。

刘勰说：“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sup>④</sup>古人的文章虽不分段，但我们读之自觉有“段”的迹象可寻。唐弢教授也曾指出：“可见在古时，‘√’、‘·’的为用，是一律的。到后来，这才明白地划分开来，断句的是‘·’也写作‘、’或‘0’；至于‘√’却用来作为专门分段的符号了。现在容易找到的是旧书摊上的一些经过圈点的制艺文章，每股结束的地方，终可以发现一竖一横的红杠子，就正是由读者加添上去的‘√’型的标记”。<sup>⑤</sup>可见古人的文章还是有标点和段落的，只是由读者自己去分辨；读者要看懂文章，就得先弄懂文章断句、分段。相反地，八股文却不是这样。“历来分段最明晰的，是制艺文章。但制艺的分段不但根据形式，而且还是先有段落，后有文章的。”<sup>⑥</sup>这段话道破了段落设置上八股文风的基本特征。“五四”以来，文章的句、段形式上有了明显的标志。这正是历史的进步。如果我们对此不加研究，不从读者的需要和宣传效果出发动不动就划成三、四段了之。这就必然会使我们的新闻报道，象先有段落后有文章的八股文那样，落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面目可憎，脱离群众了。

改进新闻文风，势必要求新闻在表现形式上有所突破，以清新活泼的格调与之相适应。考究新闻段落的划分，是积极寻找最佳表达形式的重要一环。有的同志提倡新闻向散文方向发展，认为吸取散文表现形式中合乎新闻写作要求的成分，有助于把新闻写得更活。散文的段落划分比一般文章更细、更考究。新闻要写得生动通顺，清通达意，在段落划分方面得向优秀散文学习。近几年来，人们更多地用短新闻的形式来反映生活。有人以为短新闻容易理解，段落设置无足轻重。其实如果短新闻不分段或分长段，不仅影响了内容的表达，而且容易让那些空话、套话、废话有藏身之处。在短小的段落里，哪怕一个多余的字都显得刺眼，讨嫌。李普同志说：“整个文章要短，段落要短，句子要短，叫做‘三短’”<sup>⑦</sup>我们在提倡写短新闻时，确实应“三短”并提，充分发挥段落划分的作用，彻底杜绝长而空、短而空的八股文风，写出生动活泼、毫不拖泥带水的短新闻。

郭沫若同志曾把段落划分的问题，提到文风的高度上来认识<sup>⑧</sup>。新闻段落的划分同样关系到新闻文风的改进，而新闻文风对一代新文风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的重要作用。

### 划短新闻段落 适应社会节奏

我们常说“短”是新闻文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这个特点和要求必然影响和制约着新闻段落的划分。我们在划分新闻段落时，就要注意这么一条原

则：宜短不宜长。

翻开《参考消息》我们往往可以看到通篇都是一句话为一段的新闻。西方的新闻报道段落往往很短。有的新闻学著作甚至对段落的长度做了规定。如美国的《全能记者》一书规定：“句子和段落应该短些。新闻报道里的每一个段落最好不超过七十五个词，每段不超过四个句子”。这个公式对我们未必合适，然而句子和段落要尽可能简短、精炼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早在三十年代末，唐弢先生就指出：“现在文章分段，比先前分得短，也更多了，所以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目了然。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社会的关系更见复杂，‘人事日繁’，为了节省精力，文章的形式就不得不趋于简洁精密的缘故吧。”<sup>⑨</sup>这一论断是很有见地的。由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了，所以文章分段也就越短、越精细了。新闻报道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最敏锐的文字形式，自然应当比其他文体更注重运用短段落，以节省读者的精力。划短新闻段落是同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我们对此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首先，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了，新近变动的事实剧增，这就引起了新闻报道内容上的变化。即在短短的篇幅中，反映的事实大大增多，信息量加大。因此作者必然对这诸多的事实更多地进行“剪取”，更多地“以部分来反映全体”，而不可能求全，只能以几个相关联的片断来反映事物的全貌，以适应读者花最少的时间就能得到最多的信息，了解大千世界的要求。这样一来，新闻报道的内容之间跳跃必然增多，跨度增大。内容上的变化，必然引起表现形式上的相应变化：段落多了、短了。

因为段落是文章思想内容在表达时由于转折、强调、间歇等情况所造成的文字停顿；划分段落就是要逻辑地表现思维进程中的每一转折、间歇，清晰地反映文章的层次。新闻内容上跳跃多了，跨度增大，其中转折、间歇势必增多。无疑地，段落也就会多了、短了，否则就不能使读者迅速把握文章的层次。

现在有人提出加强报纸可读性的途径之一，就是“打破文章八股式结构，运用断裂行文法”。<sup>⑩</sup>这种提法同上文所述是一致的，采用断裂行文法，无疑应善于更多地换段，才能将新闻的层次明晰地呈现出来。还有人提出我们当今的新闻文势上要加快，即加快新闻节奏，这也同是基于反映快节奏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说法也是提倡划短新闻段落。因为一般地说，分段越“粗”，节奏越舒缓；分段越“细”，文势越急促。学会划短新闻段落才能把新闻的快节奏体现出来。

其次，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心理也逐步发生了文化。划短新闻段落，正是为了适应这些变化，以赢得读者的欢迎。

我国目前正式登记的报纸已有一千七百七十七家，形成了品种丰富多彩，多层次、多样化的报纸结构。据有关调查表明，百分九十以上的读者每天读两份以上的报纸，但读报时间却很少，很少有人能抽出一小时左右时间读报。按每分钟可读四百字算，四十来分钟也只能读两版，可见读者看报，不可能逐条、逐句地看。调查还表明，多数读者是利用中午和晚上时间看报的，而晚上又是电视播映时间。大多数读者把看报做为携带手活动，常在各种活动的空隙之间，如吃饭前后，上床入睡之前等。因此他们看报的精神状态常常是不经意的，看报时常受其他活动的干扰。大多数读者看报是急性的、挑剔

的，选择了要看的内容后，也是粗略看看，视线是跳跃的。大略扫过觉得有意思，要认真看，才会从头至尾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细小的段落，容易留住他们的视线，引起注意，在一瞬间把内容打进读者的头脑。而粗冗的段落，必然影响阅读效果，达不到写作目的。具体说来有三条原因：

一是段落长了，看上去黑糊糊的一片，密不透风，使人感到不舒服，读者势必一掠而过。有人从视觉心理的角度分析，认为“人类的眼睛是左右并列而不是上下相叠，人类的视野，总是横面大于纵面。段落短，每段的宽度超过高度，这就适应了视觉心理，阅读时就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反之，就会感到不舒畅。正如西方有个新闻学者所说：‘当一个段落的长度超过宽度，看上去就显得象铁板一样令人生厌’”。<sup>①</sup>我们报纸上每个基本栏中一行往往才十余字，比书籍和杂志少些，按上述说法，段落自然也应短些才好。还有人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在接受新闻时产生的相对兴奋状态在缩短之中，长段落缺少变化，不利于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反之就有吸引力。因为分段所造成的空白，使行与行之间产生变化，所以人们看报，分段的地方总是容易被注意。如果段落短了，这就带来了变化多的感觉，容易留住读者的视线。

二是段落长了，影响阅读效率，容易被急性的读者随意跳过。因为在阅读长段落时，注意力容易分散，行数不易分清，不留神就会看错行，难于一目了然。相反段落短，注意力容易集中，行数容易分清，给人一个清楚的感觉。此外，长段落阅读时空白少，眼睛间歇也就少，容易造成疲劳。反之，则间歇多，视力得以及时调剂，感觉舒服。

三是段落长了，匆忙的读者不容易仔细分析和理解段落的内容，特别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更不易把握。没有理解就没有记忆，也就难于留下印象。反之则不然，因为段落有个形式上的标志，即每个自然段另起一行，退后两格开始书写，这就造成文字上的停顿，给读者在阅读中以“停顿”的时机，从而获得思索回味的余地。段落短了自然而然地使人们更多地去分析和理解所写的内容。

总之，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决定了新闻段落的划分宜短不宜长。当然“凫胫虽短，续之则悲；鹤胫虽长，断之则哀”。新闻段落的划分，应就全篇结构来考虑，做到长短适中。可是就今天的新闻文风来说，把水鸭子（凫）的脚加长的段落太多了。

### 突出重要事实 强调思想感情

明确了新闻段落为什么应当短之后，我们接着就得明确：一篇新闻报道什么地方应特别注意划短段落，怎样才能使段落短而不致于使层次不清，结构显得零碎、涣散。

笔者认为，除了遵循一般文章段落组织和划分的要求、原则之外，作者应时时注意通过段落的划分来突出重要事实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用事实说话是新闻的基本特征。作者在写作新闻时的思想感情往往是通过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来体现的。所以我们在安排段落时，对那些最具新闻价值、最能传达作者思想感情的部分，就应努力想办法让它突显出来。下面这四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应划短段落，让这类事实独立成段。下面这条新闻，就是采用这种办法。

（新华社开罗1964年5月9日电）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今天下午乘船到达亚历山大港，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进行为期

六天的访问。

他在亚历山大港受到阿联总统纳赛尔的欢迎，

随同赫鲁晓夫到阿联访问的有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儿媳、女婿等人。

赫鲁晓夫一行人在今天下午乘火车到达阿联首都开罗。

在这条新闻中，作者以赫鲁晓夫带一群亲属出访的事实，刻画了赫鲁晓夫的丑态，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划分段落时，作者特意设法让它独立成段，显得很醒目，起了突出、强调的作用，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在这里段落的划分成为体现新闻指导性的重要手段。这是一种巧妙地用事实说话的艺术。如果这一事实同其他事实合为一段，也许就会在匆忙、粗心的读者眼皮底下溜过去。

第二，要善于设法把该突出的部分拎出来，使之独立成段。

我们知道段落的划分要服从于反映文章层次的需要，不能违反完整性的原则，不能影响读者对事件的完整认识。我们不可能不顾及全篇结构，随意切割，要突出什么，就随意将它同前后部分分离开来，独立成段。因此我们要划短新闻段落，突出重要事实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就要考虑改变全篇的结构形式或叙述手法，想办法把该突出的部分拎出来，使之独立成段。

首先，要注意改变通常那种从头到尾慢慢道来的结构形式。以前不少新闻写作的书和文章，往往把一般文章的基本结构形式做为新闻的结构形式来加以介绍，没有揭示新闻结构形式的基本特点。所以报纸上常可以看到受一般记叙文和传统文学影响的新闻，不时露出那种“先人后事，先远后近，先因后果”的表述法痕迹。消息往往在导语之后，便不分轻重缓急，要么采用纵式结构，按时间顺序、故事发展的顺序来写。要么采用横式结构，按逻辑顺序、按材料性质归类来写。或者采用两者交叉的结构。这样的结构形式，段落往往较长，不容易写短，而且容易把最新鲜、最重要的事实淹没在一般性的事实之中。

欧美新闻界提出的“倒金字塔”的新闻写法，即按事实重要性的大小为序来安排结构。这种结构形式虽然不无局限，如事件的展开不够顺畅自然，文句和段落之间是跳跃式的，连贯性差，不大适于写非事件性新闻等。但这种结构容易使重要事实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突出出来，同时可以缩短篇幅，段落也短，一段话一个事实，概括性强，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交待和虚字浮词的连接，容易写得简洁、明快。我们不妨尽可能吸收这种写法的优点，一篇报道中，不管采用什么结构形式，在可以穿插这条写法的时候，就尽量穿插。

其次，改变叙述方式，使要突出的部分能拎出来，独立成段。因为不是所有的新闻都以采用倒金字塔结构为好的。但是即使是采用其他结构形式的新闻，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改变叙述方式来划短段落，拎出要突出的东西来。

例如《美中建交最感意外的是卡特总统驻台湾大使》，<sup>②</sup>这条报道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但段落很短，全文五百字左右分十五个段，都是每段一句话，一个事实，读者并不感到支离破碎。这里作者采用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穿插进行的手法。如在写到正参加舞会的大使接完电话后到去总统府前的情景时，作者先直接描写大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接着换段侧面写举办舞会的人回忆说：“他显得十分严肃，心事重重”，再换段

写大使如何同舞会主持人告别，接着又一段侧面描写另一位企业家回忆大使走到门口时的神情，然后又换段写大使进车时说的话，最后一段写舞会人们的反映。象这样每句话的主语变换了，划分成不同的短段落也就自然了。如果主语不变，都是直接描写，就不可能分成那么多段了。特别是全文最后两段，原为一句话即大使于何时离开了总统住处。但作者为了突出主题，单独把时间拎出来，使之独立成段写成“那时的时间是凌晨三时五十分”。作者着意突现这人们正在酣睡的时间要素，构成了一个意在言外，足以使人回味无穷的特殊段落。联系上文所写的穿着夜礼服的大使向穿着睡衣便裤的总统通报卡特宣布中美建交决定的情景，这两人那时震惊、慌乱、束手无策的丑态便活灵活现地突显在读诸眼前，引起更加广泛的联想。这种换段的手法，真令人拍案叫绝。

划分段落的作用，有这么一条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即某些特殊段落，能够起到强调重点、加强印象、传达某种感情色彩的作用。划分新闻段落时不仅不能忽视，相反应特别注意充分发挥这一作用。不少记者和编辑忘了这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新闻报道中“重点强调的地方，淹没在前后叙述之中，未能将其突出出来，内容紧张、感情炽热的部分，不善于将段落分细，使文章表达不出应有的色彩”。<sup>⑧</sup>注意改变全篇结构形式或叙述手法不啻为改变这种状况的良方。

第三，要力求使每一个段落都只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事实。

我们要突出重要事实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使用简短的段落，这就还有一个构段的问题。从文字上说，要惜墨如金，能用一个字说明问题，决不用两个字。从排列顺序上看，应注意把重要的成分放在段落的开头或结尾的位置上，因为这两个位置是段落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但尤其重要的是选材问题。对每一段落中的所有材料都要细细筛选，毫不吝惜地删去没有新意的内容，进行高度的浓缩，力求做到一个段落只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事实。

美国麦尔文·曼切尔教授说：“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建立在删节艺术之上的。在建筑学中，二十世纪是以这样的建筑为标志的，它们遵循的格言是：少些就是多些。”表达得经济，是艺术家的标志”。他要记者永远记住这样一句警句：“干报纸，就是要懂得省略、善于压缩”。<sup>⑨</sup>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目前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段落短不下来，重要事实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不突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许多新闻来源于如单位的总结、报告、讲话稿等第二、三手的书面材料。而记者在使用时或多或少受其写法的影响，殊不知文体不同，选材、写法包括段落长短也应有所区别。尤其是当前一些会议新闻，往往大段大段地引述领导人的讲话，而不是从新闻的要求出发加以改写。

另外，我们的报纸上有大量的综合报道和典型报道等一些非事件性新闻，这是我们的新闻报道内容与西方不一样的地方。这当然是需要的。但即使是这类报道，也应力求做到每个段落只包含一个相对完整的事实，而不要动不动就在一个概述句后面罗列一大堆事实，构成一个冗长的段落。只要把最精彩的东西抓住并突出出来就行了。否则读者要么不看，要么看过之后难于留下清晰的印象。

新闻段落要设置得巧妙，这是很不容易的，是大有技巧的，该研究的方面不少，如

(下转第132页)

- ⑬ 《小说丛话》。
- ⑭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 ⑮ 郭沫若《致郑西谛先生的信》。
- ⑯ 《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
- ⑰⑱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
- ⑲ 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
- ⑳ 邓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 ㉑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 ㉒ 《摩罗诗力说》。
- ㉓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 ㉔ 《又论“第三种人”》。
- ㉕⑶ 《上海文艺之一瞥》。

(上接第125页)

段落间的衔接、过渡等。本文仅就几个大的方面,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其粗略之论,故名之曰略论。而一个笔力缜密、负责任的记者对运用新闻段落的各方面技巧,都应刻意求工、精益求精。

注:

- ① 王充《论衡·正说》。
- ②④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
- ③ 新华社哈尔滨1987年8月7日电。
- ⑤⑥⑨ 上唐弢《文章修养·句读和段落》。
- ⑦ 《新闻采写经验谈》第113页,新华出版社出版。
- ⑧ 郭沫若《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
- ⑩ 《中国报刊报》1987年6月6日头版头条。
- ⑪ 言上《从视觉心理看消息的分段》载湖北《新闻学习》1983年第1期。
- ⑫ 黎信《西方新闻作品选读》第7页。
- ⑬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写作基础知识》。
- ⑭ 麦尔文·曼切尔著《新闻报道与写作》(艾丰等编译,广播出版社出版)。